

The Body Narrative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Dance Drama “The Actress”

Yue Yang

Beijing Dance Academy,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The dance drama “The Actress” was adapted by choreographer Wang Yabin based on the same-named novel by Bi Feiyu. This drama uses body narrative as its core means,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opera formulas with modern dance language to tell the life of the popular Peking Opera actress “Xiao Yanqiu” in the 19th century 80s. It deeply explores the issues of female identity predicament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and completes the contemporary writing of female characters. “The Actress” combines body language with new media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minimalist principle of “less is more”, simplifying the complex dramatic logic in the original novel into the expression of body and emotions. Through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life dedication”, it triggers a universal reflection on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people.

Keywords

Dance Drama “The Actress”; Female Character Shaping; Body Narrative

舞剧《青衣》中女性形象的身体叙事

杨悦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北京 100080

摘要

舞剧《青衣》是编导王亚彬根据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舞剧。该剧以身体叙事为核心手段,通过传统戏曲程式与现代舞蹈语言的融合,讲述了一个19世纪80年代当红京剧演员“筱燕秋”的戏梦人生,深刻探讨了女性身份困境与主体性建构的命题,完成对女性形象的当代书写。《青衣》以极简主义“少即多”的原则将身体语言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将原著小说中纷杂的戏剧逻辑简化为身体与情感的表达,通过“生命寄托”的哲学命题引发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普遍反思。

关键词

舞剧《青衣》; 女性形象塑造; 身体叙事

1 引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身体”研究广泛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视野,弗洛伊德、罗兰·巴特等学者均将理论话语转向对身体的书写。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中,将身体范畴发展为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五个层面,极大丰富了“身体”的内涵^[1]。“身体叙事”即围绕特定的意义目标,以静态或动态、在场或者虚拟的身体作为载体,以符号化编码的身体形成话语的叙事流程^[2]。它以身体为核心媒介传递意义、构建情节、揭示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理论根基源自现象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及女性主义理论等多个领域。

舞剧《青衣》作为一部深刻探讨女性命运与自我认知的艺术作品,巧妙地运用了身体叙事的手法,通过传统戏曲

与现代身体的碰撞,既将原著小说中“筱燕秋”的复杂性简化为“失落孤寂的欲望女人”,削弱了文本中代际传承的悲剧性,强调女性角色的身份困境与自我追寻。同时,这种身体叙事的方式也赋予了此类传统文化题材舞剧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如何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当代参照。

2 程式化身体的“祛魅”与重构

对于舞蹈及舞剧作品,人们最直观的艺术体验来自对视觉身体形象的感受,即舞者们通过细腻的肢体语言以及丰富的构图,将舞剧的内容、人物的性格以及心理活动表达出来。而在舞剧《青衣》之中,王亚彬将传统戏曲动作元素与西方当代舞的肢体相结合,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剧中,女性形象的身体不是传统戏曲中的程式化表达,而是被赋予了传统文化意味的“当代的身体”。对身体叙事的创新运用,不仅撕裂了传统戏曲中的程式化魅影,还重构了“女性身体”在舞剧中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主要体现在戏曲程

【作者简介】杨悦(1995-),女,中国湖南长沙人,在读硕士,从事舞蹈历史与文化研究。

式的撕裂、心理活动的构建以及当代身体的跨文本重构上。

2.1 被撕裂的程式：戏曲语汇的弱化

戏曲是高度程式化的综合艺术，作为非遗活态载体，“唱、念、做、打”蕴含着东方美学与文化密码。舞剧《青衣》中，王亚彬对戏曲程式进行了创造性解构。开场青衣段落，她以现代舞重复技法，将水袖的抛、绕、抓、甩等规范动作反复演绎，在明月意象下呈现出丰富而极具张力的动态，打破筱燕秋与嫦娥的身份边界，凸显其对艺术的执着。七位群舞对主角的推搡与撕扯，更以强烈的现代视觉语言，隐喻戏曲程式的撕裂与重构。

作品并未抛弃传统，而是将戏曲动作提炼为文化符号，融入现代舞的抒情与象征，从恪守形式转向表达人性，把“形于外”的程式转译为“寓于内”的身体表达，在守住文化内核的同时，构建起兼具当代性与跨文化传播力的身体诗学。

2.2 被构建的身体：心理活动的外化

舞剧《青衣》以现代舞蹈语汇与视觉符号结合，将女性精神困境转化为直观的剧场美学。编导用“跌倒-爬起”的循环身体仪式形成存在主义隐喻，筱燕秋机械重复的旋转，既呈现戏曲程式，也暗喻传统文化继承者在现代性中的认知眩晕。跌倒与爬起，外化了被压抑的生命体验，将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约转化为剧场政治。在“镜像剧场”中，投影构建出自我与他者的辩证空间，扭曲剪影既是角色心理，也是编导的艺术投射。蜷缩颤抖的肢体在虚实间游移，汇聚了神话崩塌、身体衰老与文化身份解构的三重焦虑。该剧以具身化叙事突破传统表意边界，把内在心理转为可读的文本，在剧场中搭建起女性主体与传统文化对话的场域。

2.3 被重构的意味：跨文本的当代身体

“跨文本”指在不同文本间建立互文性创作，既包括文本类型跨越，也包括文化语境的跨越^[1]。在舞剧《青衣》中，“跨文本”是创作方法，“跨文本的身体”则是其在身体维度的实践，以当代视角通过身体解读文化符号与社会议题。李承祥在《舞剧的审美特征》中指出：“舞剧艺术的核心是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那么对于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第一要义的舞剧艺术，其文学改编当然要从人物的提取和形象的塑造予以切入。”^[4]文学与舞剧叙事差异明显，舞剧更依赖身体表达。《青衣》“长桌”片段以肢体对抗展现内心挣扎，引出核心主题，实现强烈共鸣。

舞剧实践表明，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并非形式拼贴，而是对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作品重构戏曲程式，完成从形式到符号、从心理到身体、从文学到舞剧的多重转换，既拓展了舞剧表达维度，也为传统艺术现代化与中国舞剧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三重叙事身份的交织与书写

符号学家 Elam 在《戏剧文本与演出的符号学》中曾经说“人物的对话才是戏剧的核心所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不

仅是一种行为的体现，与此同时也是行动本身的体现^[5]。所以，无论是戏剧还是舞剧，都离不开人物情感的表达和抒发。因此，如何利用人物身份进行叙事，关键在于其行为与对话的构建。在舞剧《青衣》中，“筱燕秋”这一女性形象的身体被具像化为三重互文结构。第一，作为《奔月》“嫦娥”的程式化身体承载着文化规训的集体记忆。第二，作为小说原型的“筱燕秋”的现实身体映射着个体生存的现代性焦虑。第三，作为舞者王亚彬的创作身体则成为文化批判的镜像载体。这种“戏中戏”、现实生活、潜意识与超现实的重重叙事维度，在剧场中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3.1 小说中的“筱燕秋”与“嫦娥”的羁绊

舞剧序幕运用多媒体影像，以空间叙事构建身份隐喻。筱燕秋从后台经化妆间走向舞台，形成“艺人一角色”的双重镜像。这一过程通过身体修辞完成三重转化：整理服饰唤醒文化记忆，抛收水袖呈现身份认同，通道纵深暗示艺术生命循环。反复出现的《奔月》将神话重构为当代生存寓言。平稳的圆场步构成精神困局的悖论，回避观众的姿态构建出封闭的自我空间。水袖起落兼具理想升腾与命运垂落的双重隐喻，是文化创伤后的审美疗愈。舞剧以化妆间、舞台、谢幕三个时空交织，让筱燕秋与嫦娥融为一体，最终在身体层面完成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转译。

3.2 现实中的“筱燕秋”对“艺术”的执着

舞剧《青衣》以两组双人舞的身体编码，搭建起现实与理想的对话场域。编导用“沙发-明月”构建隐喻：筱燕秋与面瓜的双人舞呈现“牵引-背离”，面瓜的水平托举象征平庸安稳的生活，而筱燕秋的偏头与凝视，彰显精神世界的不屈。她与春来的双人舞则呈逆向动态，肢体从试探到缠绕，轴线由水平转为垂直升腾，指尖划过脊椎的螺旋，象征技艺传承与生命延续。两人身影重合，舞台从现实转为精神圣地。

王亚彬以水平运动与垂直延展形成强烈对比：面瓜代表世俗自我，春来象征理想化身。二者的二元身体修辞，折射出艺人的身份焦虑与文化传承。指尖停于春来背脊之际，舞剧实现了从个人执念到文化传承的升华。

3.3 棱镜中的“筱燕秋”同“自我”的对话

舞剧《青衣》中的“镜子”是极具抽象意味的舞台装置：七面流动棱镜与四周镜面构成镜像空间，多重倒影呼应拉康“镜像阶段论”，主体借他者目光完成自我认同。筱燕秋与春来在镜阵中起舞，身影裂变既呈现角色心理，也暗含自我审视，建构起三重对话维度。“授艺”段落隐喻文化传承的聚散，终章镜中“奔月”形成集体凝视，实现从个体叩问到文化隐喻的升华。

王亚彬以精湛的身体语言，将筱燕秋与嫦娥的执念与认同具象化，让三重叙事身份在身体上交织，极大丰富了叙事层次。作品以身体叙事，展现女性在规训、认知与社会镜像间的挣扎，构筑出张力十足、意蕴深厚的艺术世界。

4 《青衣》身体叙事的策略

舞剧的叙事包括“外在事件的叙述”和“内在情感的叙述”两方面^[6]。身体叙事是当代舞剧重要的叙事方式，“身体叙事学”由丹尼尔·潘戴提出，聚焦身体如何构成叙事、如何影响叙述分析。舞剧《青衣》以具身实践实现从客体表征到主体言说的转变，将戏曲程式解码为情感符号，以现代编舞重构主体表达，实现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作品突破线性叙事结构，建构“身体即文本”的叙事哲学，让身体成为文化符号的书写载体。

4.1 叙事主体的视角：从“被凝视”到“自我言说”

舞剧《青衣》运用符号学转译、动态解构与虚实交互三重创作策略，实现了女性身体叙事从客体化凝视到主体性言说的视角转换，并在“镜前独白”“授艺双人舞”中充分呈现。

“镜前独白”里，筱燕秋身处镜阵，肢体形成三重表达：古典舞程式解构、现代舞收缩与爆发对比、镜面虚实对话。她指尖抚镜，在保留古典审美的同时，以痉挛式肢体将含蓄程式转为生命呐喊。“授艺双人舞”中，她恪守圆场、水袖等戏曲规范，呈现被规训的客体状态；而镜前独舞时，肢体彻底转向自我表达，完成从“他者凝视”到“自我言说”的叙事跨越。

王亚彬融合古典与现代舞蹈，构建双重文化编码。变形云手延续戏曲美学又反讽规训，失衡卧鱼将传统范式转化为存在困境的隐喻。镜面破碎影像从个体命运升华为群体写照，投射艺术理想也铭记代际创伤。身体重组让戏曲程式转向内在情感，女性从被凝视客体变为自主表达主体，筱燕秋冲破镜阵的身姿，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生动载体。

4.2 敏感情节的书写：从“舞台禁忌”到“合法化”

身体是舞剧最直接的情感媒介，叙事创作尤其注重题材“可舞性”。王亚彬在《青衣》中以极简舞台与现代肢体语言，运用“接触即兴”艺术化呈现“性”这一禁忌话题。在筱燕秋与面瓜的双人舞中，两人以身体触点完成重心转移与滚动，使表达既具舞台诗意又实现艺术合法化。对于“堕胎”情节，作品则以血月投影、血色灯光与红色意象抽象隐喻痛苦与抉择。这类敏感情节的处理突破了传统舞剧边界，将女性身体表达提升至人性抉择层面，引发深刻思考。编导以含蓄高级的叙事手法，自然融入敏感内容，精准还原原著内核，实现了传统题材在当代舞剧中的突破性表达。

4.3 女性群体的映射：从“个体经验”到“群体认同”

舞剧《青衣》以“青衣”为核心，将筱燕秋的个人困境升华为女性群体的精神象征。该剧采用精简群舞与舞蹈剧场手法，以视觉化肢体激发共情，把个体命运转化为普遍的女性命运隐喻。剧中黑衣舞者 是筱燕秋的精神投射，其跳跃、挣扎、收缩化作束缚主角的枷锁，是内心执念与现实桎梏的具象化呈现。被困与撕扯的肢体冲突，象征女性在社会、家庭、艺术与自我间的多重拉扯，极具寓言色彩。筱燕秋的命运是当代女性的精神缩影，折射出普遍生存困境。编创不止于个人叙事，更以其构建女性群体镜像，串联起艺术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深层隐喻。舞剧《青衣》透过个体与群体的身体互动，将个体经验提炼为普遍情感认同，完整展现女性身份的复杂与多元。作品超越个人悲剧叙事，成为深刻映照女性生存境遇、具备广泛社会共鸣的经典舞台文本。

5 结语

舞剧《青衣》扎根文学与传统艺术，以身体作为叙事载体，打破传统舞剧冗长叙事，融合现代舞蹈语言构建全新女性身体美学，实现对女性主体性与文化记忆的多维表达。作品剥离重塑戏曲程式，结合现代舞与视觉符号外化内心，以跨文本叙事让传统文化获得当代普世解读。

毕飞宇曾说，青衣是东方大地上瑰丽独特的魂。王亚彬以舞蹈将这一命题具象化，解构戏曲程式并转化为现代舞语汇，既守住文化根脉，又探索传统当代表达。作品将“生命寄托”主题延伸至当代，直面现代人精神焦虑，融合古典与现代，为传统艺术转型提供了极具启示的范本。

参考文献

- [1] 朱紫薇.对立与调和——解读叙事舞蹈中的人物身份行为关系与情感关系.东北师范大学,2016.04
- [2] 奚路阳.传播逻辑与文化实践：短视频平台中女性的身体叙事[J].新闻爱好者,2024,(01):86-89.
- [3] 李瑜.《悲惨世界》跨文本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3.09.
- [4] 邱宇.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舞剧改编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21.12.
- [5] 刘小标.叙事舞蹈《见证》中人物与行为构成的探索[D].北京舞蹈学院,2019.09.
- [6] 尹月.向身体回归：云门舞集的身体叙事探索及创作启示[J].尚舞,2024,(12):89-91.